

人间值得

◎张海博(河南宝丰)

时光荏苒,眨眼间,自己在基层工作已经7年了。从一开始的一头雾水,到慢慢适应环境,再到熟悉村情乡貌,走近各类人群,与他们熟稔地打招呼,在阳光下欢笑,在屋舍内畅谈,繁杂琐碎的日常让我感受着生活的充实,也感知着肩头责任的沉甸甸。乡间那些烟火气,治愈我很多,也让我认识到,无论多么平凡的工作,用心就会发光。

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”,乡村振兴、疫情防控、秸秆禁烧、信访化解、宅基地改革……基层工作“压力山大”,难免苦点累点。可每天只要有时间,我都会和其他干部一起进村入户,倾听百姓诉说生活百态,东家长西家短,这家的娃要上学,那家的老人要赡养,这家的房子要改造,那家的土地要流转……听到的内容、评价好坏参半,但只要群众对自己倾诉了,就感觉这一天收获颇丰。

7年来,记不清多少次奔走于巷陌田间,以至于对这片热土是如此熟悉,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一村一寨,一家一户。那些事也被我密密麻麻地记在工作日志本

上,一件件落实、一件件反馈,于是再次入村,时常被人拉着手,一句句地感谢,“感谢党,感谢政府……”没有客套,没有虚伪,直白而真诚。我知道,这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。彼时,蓝天白云,青砖绿瓦,他们朴实的笑容荡漾在冬日暖阳下,洒落在我眼中,成就人间值得。

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,有很多。我们一起把扎根于土的情怀,共同融入到乡村的方方面面,与百姓共呼吸同忧乐。一天天,一月月,一年年,白加黑,五加二,有人的眼睛更近视了,有人的背更驼了,有人的头发更少了,大家开始“相互攀比”颈椎病了。年轻漂亮的姑娘,由于常年风吹日晒,皮肤黑了;阳光帅气的小伙,由于经常熬夜,变成沧桑“欧巴”了。可乡村的天更蓝了,水更清了,路更宽了。一片片的花椒长红了,一茬茬的艾草收割了。村里越来越整洁了,村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,日子越来越红火了……

曾经,脚下丈量多少土地,心中沉淀多少热爱。未来,前路漫漫道阻且长,惟继续向下扎根,向上开花,不负岁月,不畏远方。

两地的菊花

◎王琛(河南叶县)

菊花,她隽美多姿,不以娇艳姿色取媚,却以素雅坚贞、凌霜盛开、西风不落的一身傲骨取胜。每当看到菊花挺立于霜风凛冽之中,就会想到唐代诗人元稹的《菊花》:“秋丛绕舍似陶家,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

古都开封的菊花,是大家闺秀,是秋讯的使者。见证她的花期如同一场漫长的演出,目睹她的凋零如同一场庄重的谢幕。不凋落花瓣,不到处飘飞,直到最后彻底枯干,所有的花瓣还是保持原来的形状,这是她“坠地良不忍,抱枝宁自枯”的傲骨。开封的菊花,她是花中君子,是文化的使者,无论是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恬静悠闲,还是郑思肖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”的高洁坚贞,亦是黄巢“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豪情。她,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偏爱。

每年的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,是菊都开封的骄傲期。每到这个时节,这里就成了菊花的天下。清明上河园、龙亭公园、铁塔公园、万岁山等景区全都成为菊花的主场,千姿百态的菊花以形态各异的造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。时逢赏菊佳节,清秋气爽,菊花盛开,窗前篱下,片片金黄,盆景当街密密地排列开来,交相辉映,金光四射,整个空气中流动着菊花独有的淡淡的清苦之气。这丛菊、那盆菊,恰似燃烧的火炬,用一种曼妙的旋律牵引着你我,走进青石铺砌的小巷,静静地细看:绿翠如玉的绿菊、黑如墨汁的墨菊、色彩斑斓的七彩菊;六角宝塔形状耸立的塔菊、菊花巧接而成的金色长龙、如掌中之物小巧玲珑的案头菊……

我求学在河南大学已经两年多了,每次欣赏开封菊花的梦幻美景,依然会想起家乡那醉人的野菊花香,还有爸爸那清香四溢的野菊花茶。

家乡野菊花,她是小家碧玉,随遇而安,竹篱村落,岩边山隅,自开自谢,无需精心的伺候。家乡的野菊花,她有孤傲的花语,常盛开于乡野的路边,仿佛一位亭亭玉立的佳人,给人孤芳自赏的感觉;她有顽强的花语,能够在贫瘠和干旱的土壤中茁壮成长;她有坚定的花语,即便植株被强光照耀,却依然能够盛开出自己鲜艳的花朵;她有独特的花语,花朵只有单一的黄色,就连花心也是黄色。她,一直受

到山野村夫的钟情。

霜降是家乡野菊花怒放的号角,那些散布在穷乡僻壤里的菊蕾,闻声而起,陡然举起千万面金黄的旗帜。秋风渐起,漫山遍野渐次开满黄澄澄的野菊花。她们一簇簇、一丛丛,铺在山坡上,立在山脚边,远远看去,如繁星,如瀑布,闪着一片辉煌夺目的亮点儿,一直泻到地上,活像一扇艳丽动人的凤尾,又像一条被舞台灯光照着闪烁发光的长裙。秋高气爽,天地空旷,林子里、路边和田埂上,团团簇簇的菊花闪着耀眼的金黄,繁密的花朵拥挤着喧闹着,俨然一片热烈的花海,把一片片小天地,装扮得富丽堂皇。碧绿的茎叶,烘托着玲珑的小花,每朵花都是一个金灿灿的小太阳,每簇花都是一幅隽妙的工笔画。此正是:“田边河岸山坡上,野菊丛生花朵黄;处在寒秋时节里,傲霜怒放发清香。”

我们一家这时都会循着一条条曲折蜿蜒的小路,开始了觅花闻香采菊的旅行。秋风吹来,花香缭绕,小心翼翼地摘下那粒粒小花朵,满手溢香,带香而归。那些初绽未绽的小花蕾做茶最醇香。爸爸挑拣心仪的花朵,在锅里轻蒸一分钟,寻个干燥通风的地方,轻摊薄铺,晾晒至干,那丰盈的花朵便瘦身成了花米,放进瓶里冷藏。一瓶精美的天然花茶,它是大自然恩赐的珍品,每朵花经历春之萌发,夏之繁茂,秋之花开,汲取天地之雨露,凝聚自然之精华,品味它,就是在品味大自然的丝丝馨香。爸爸总会坐在阳台上冲泡一杯花茶,看沸水入杯,看花米在水中欢快地翻滚,慢慢地舒展身子再次悄然绽放,缕缕花香,在室内悄然弥漫,把满屋的空气也浸润出浓郁的芬芳。七分炫耀,三分品尝,爸爸随口吟出了南宋诗人喻良能的《采菊》:“采采黄金蕊,盈盈白玉觞。露兰何足饮,自觉肝肺香。”满室的芬芳吸引我也试尝一口,果然是齿间留香,神清气爽。爸爸为此还赋诗一首,献给家乡的野菊花:“万木晚秋叶已黄,金风飒飒拂面凉。寓情山水三生愿,采菊东篱一袖香。林隔喧嚣遁浊市,嫩瓣香蕊入我囊。悠闲出黄花味,细嚼清心慰暖阳。”

开封,五彩缤纷的菊花;家乡,橙黄一色的野菊花,都是这世间绝美无比的菊花,都是我此生难以忘怀的思念。



面瓮

◎薛维德(河南平顶山)

那天一不小心把面瓮的盖子打烂了,心中好一阵子疼痛。

心痛的原因不是这个棕色的粗瓷瓮有多么美观,放在厨房里能增添多少光辉。相反,这个身高60厘米、腰围30厘米、能装30斤面粉、做工粗糙的瓷瓮,放在新翻修过、还算漂亮的厨房里显得不够协调。让我心痛的是,这个面瓮是母亲给我留下的仅有的两件遗物之一,是我从乡下带到城里陪伴我近30年的母亲的一片爱心。

1994年春节后,我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,只身来到平顶山这座陌生的城市,进入一个颇有名望但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机关里。之后不久,我把妻子和儿子也接到了平顶山,在一间租赁的房子里安了家。

搬家之际,除了难舍之情,母亲考虑最多的,是手中没有积蓄的儿子到遥远的新地方,白手建立起新家的困难。但他们自己的生活何尝不是捉襟见肘呢?两人仅靠父亲的退休金过日子,父亲还得天天用药。最后,母亲指着厨房里的面瓮和一个小瓷缸说:“你们把这两个带走吧,一个盛面用,一个盛水用,省得再去花钱置办了。”

母亲喜欢干净,不仅衣服穿得干干净净、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、饮食制作得干干净净,还特别注重内心的干净。她喜欢

读经典书,时常教导我们,内心清白是人的立身之本,要活得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。后来我才领悟到,母亲给我一个水缸、一个面瓮,不仅是让我把它们当作日常生活的盛器,用来装干干净净的水、雪白雪白的面粉,也是在告诉我:无论走到哪里,都要保持一颗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的心。

后来我们从租住房里搬出来,内弟住了进去。新搬的家里有自来水,我们便把水缸借给内弟使用,带着面瓮带进了新家。谁知内弟后来搬家时,竟一声不吭地把水缸遗弃了,从此母亲给我留下的遗物就只剩面瓮。此后我又换了新家,仍然带着这个面瓮。

那天,我闲暇无事整理物品,竟一不小心失手打烂了面瓮的盖子,心中顿时一阵疼痛。盯着烂碎的瓮盖儿,我努力回想母亲当年的音容。回想着她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……

在想念中,打烂瓮盖的疼痛平复了些许。我知道,父母最关心的是子女的生活和后辈的成长,当他们知道子女赶上了好时代,个个身康体泰,家家幸福美满,生活蒸蒸日上时,他们定然会含笑九泉。

面对破碎的面瓮盖子,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二老:放心吧,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地做人,我们会时刻放在心里,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!